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一 二

臣董誥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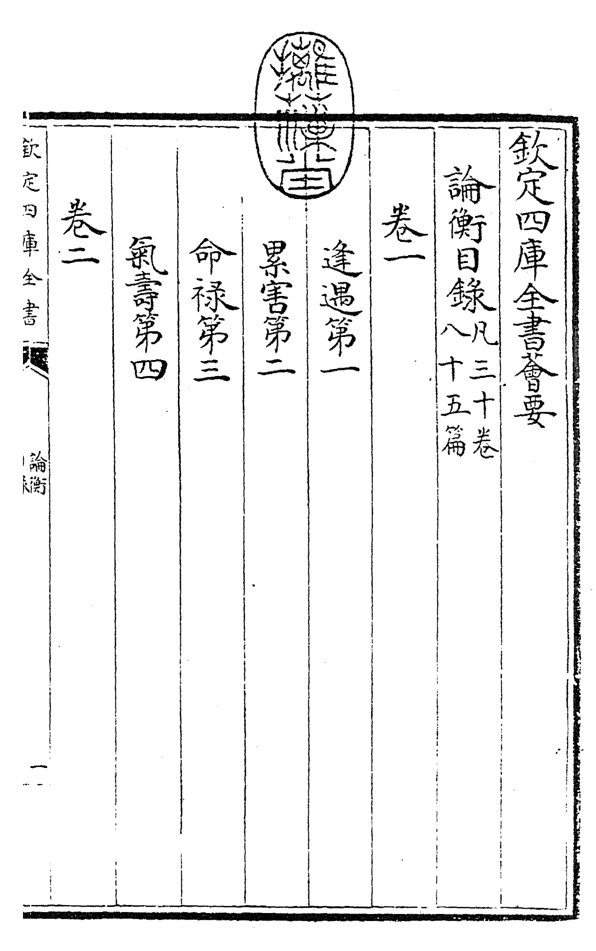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御製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閱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覽也兹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為背經離道好竒立異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為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説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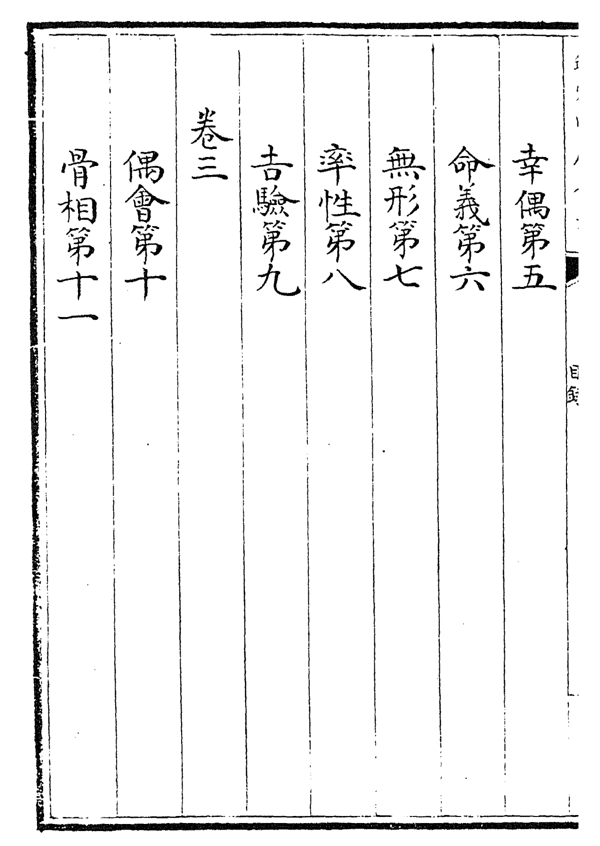
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題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為也且其死僞篇以杜伯之鬼為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為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乾隆戊戌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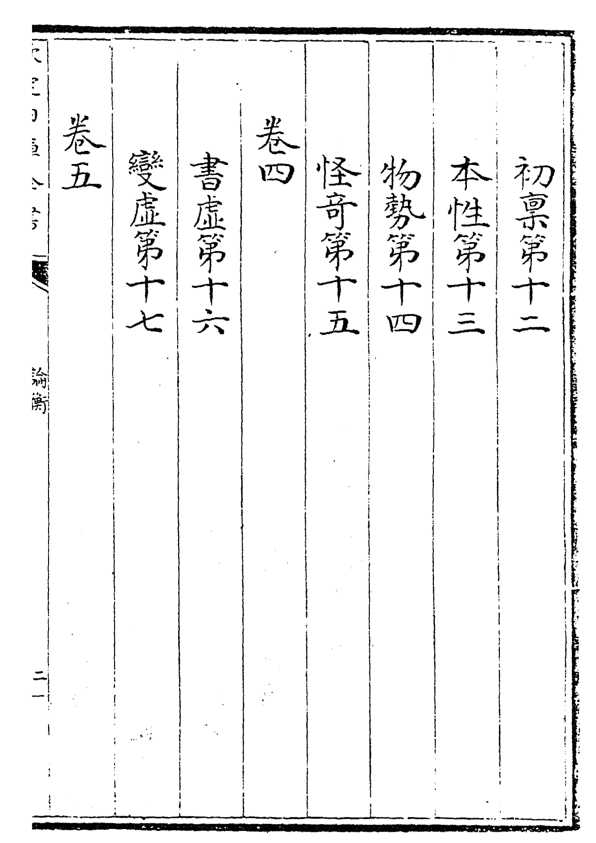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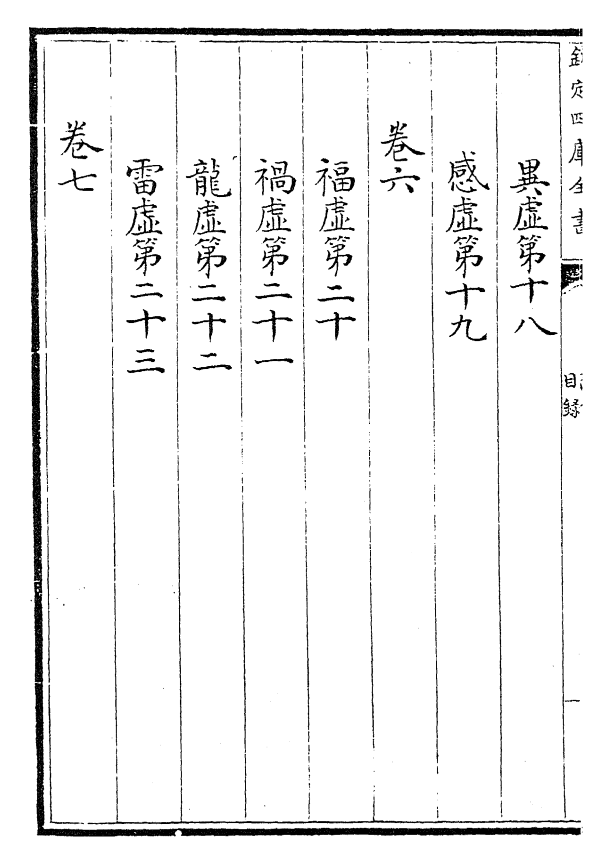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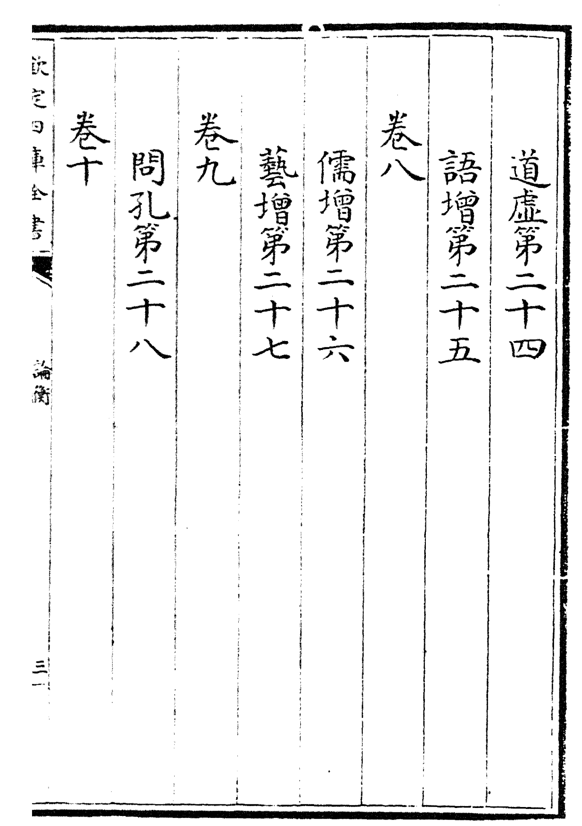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八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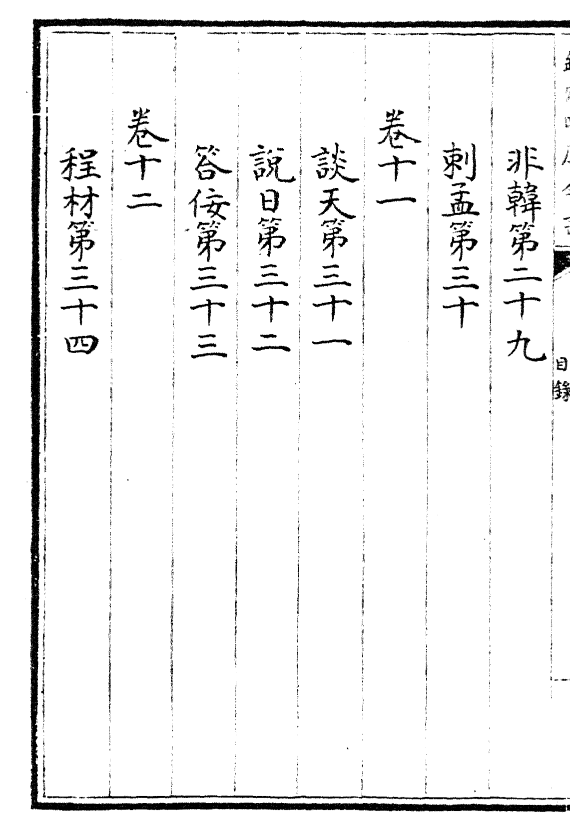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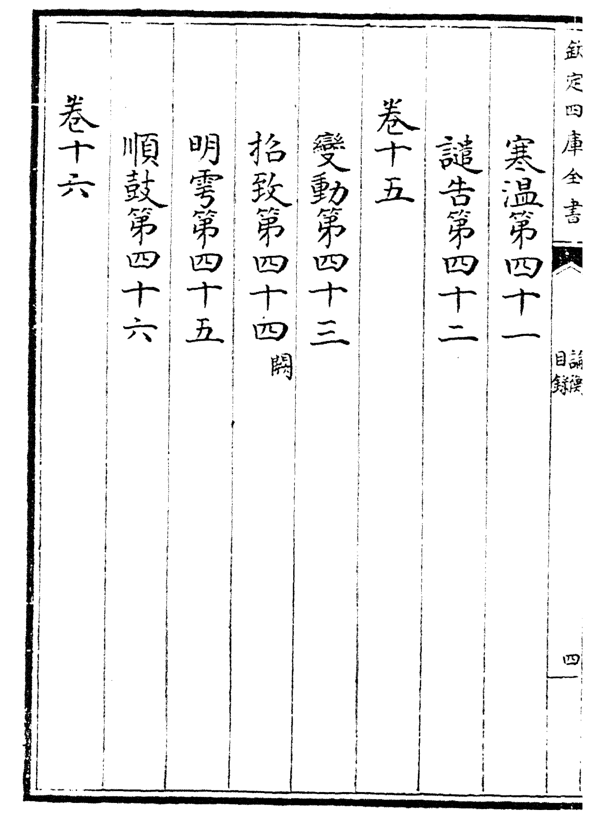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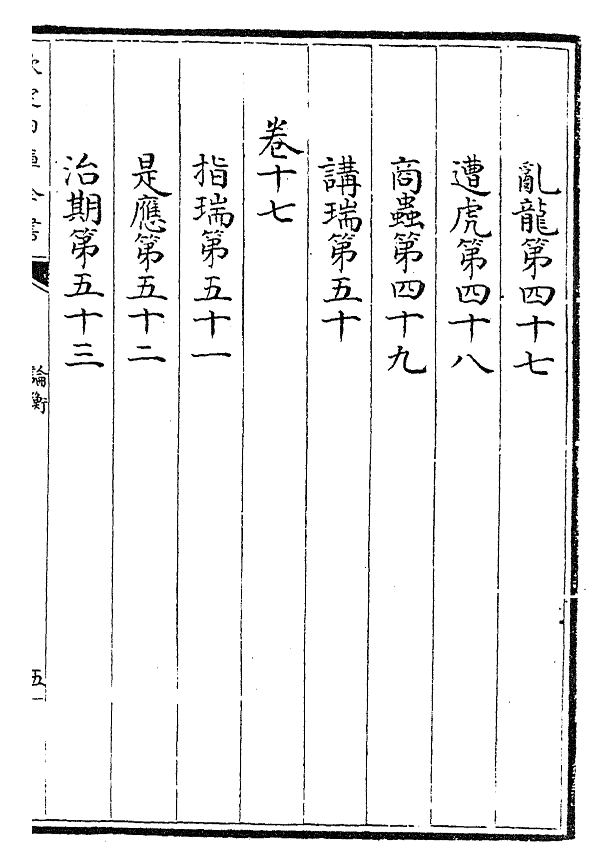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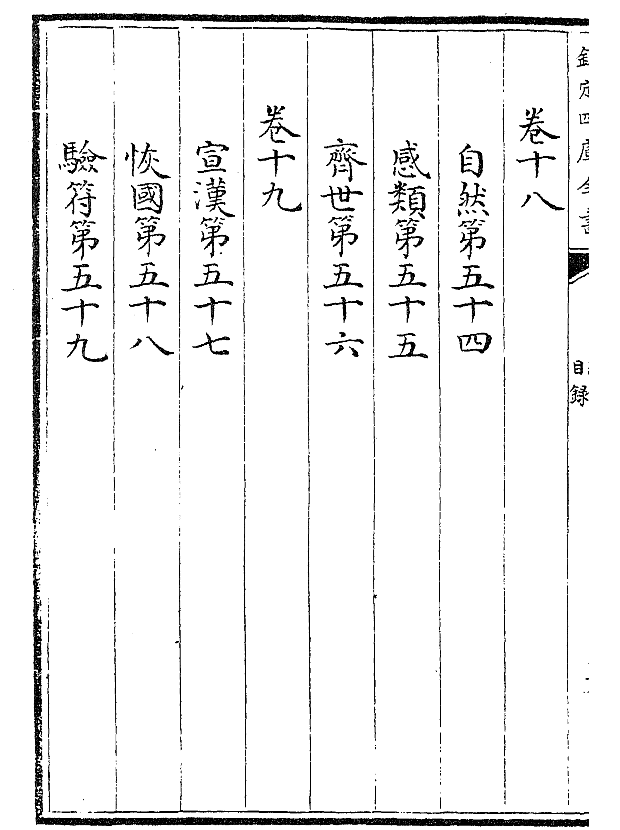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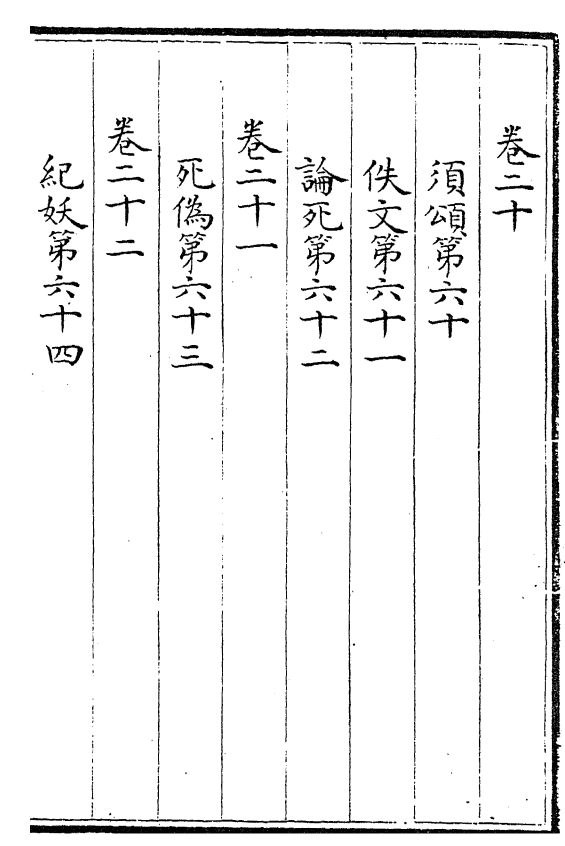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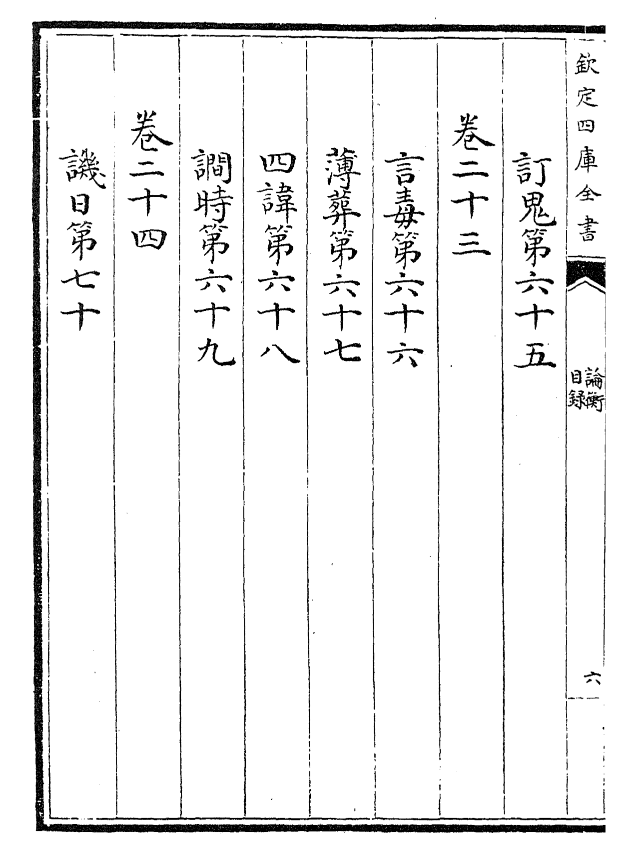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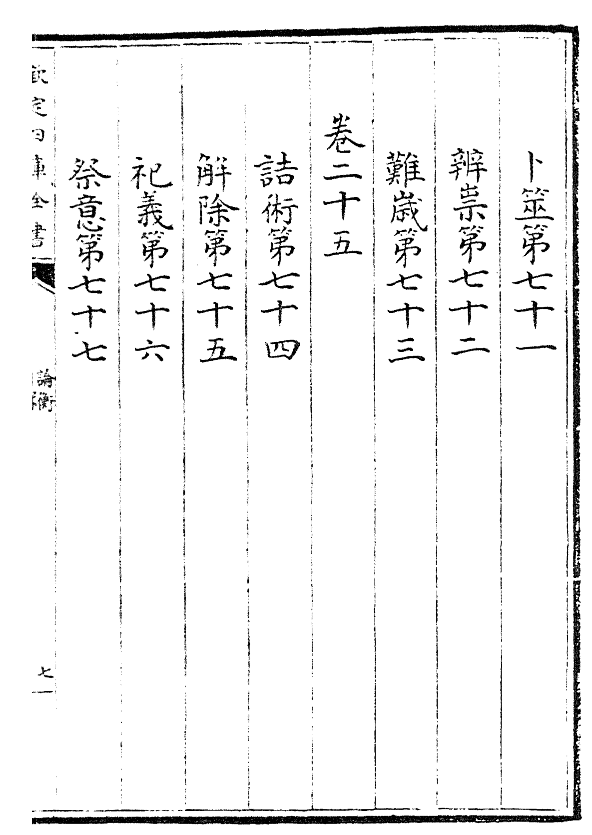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卷二十五

臣等謹案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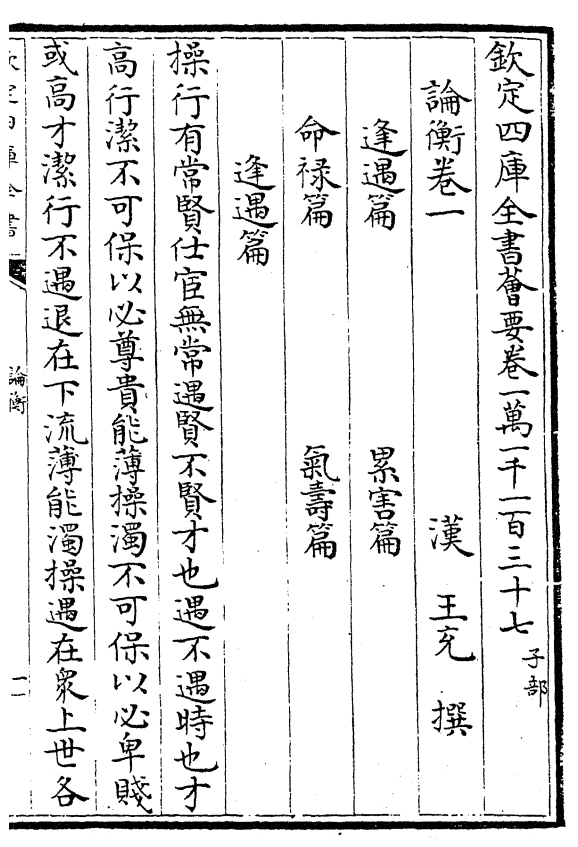
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復入為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録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録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于自紀一篇蓋内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

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于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己好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偵亦甚焉其他論說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為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風教不可廢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少失

實之事多虚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盛行于世自蔡邕以來即重之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子部

論衡卷一　　漢　王充　撰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禄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

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

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

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拒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

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

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

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

毋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内調能定説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説有補人之所知也

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

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

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䰟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

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

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

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

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䗐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傳泥以黒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

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態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衞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

伯牙之指御者顧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

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受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

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

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

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

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

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禄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

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稺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昭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

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

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

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
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
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
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
離故曰力勝貧愼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
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
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
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

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茍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

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

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産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産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强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强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夭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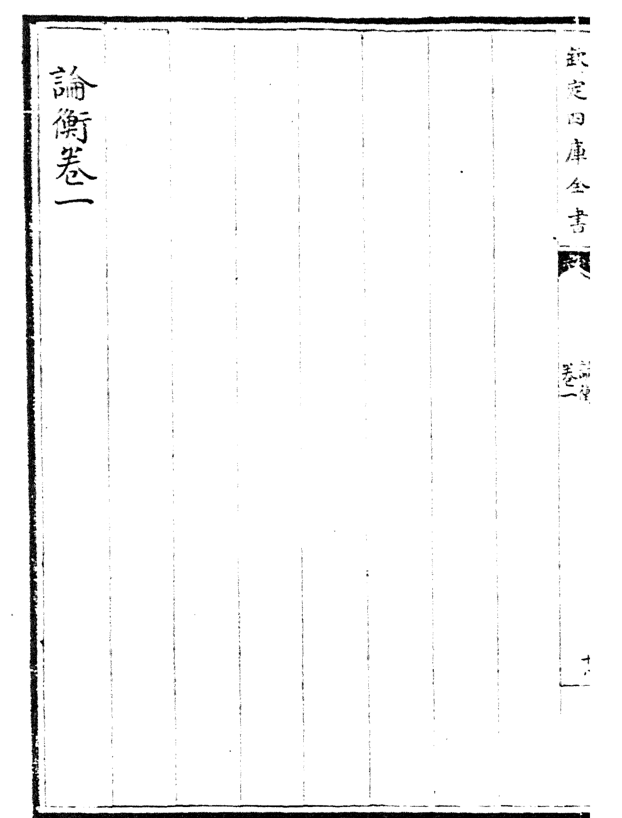
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

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禀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之

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載陟帝位堯退而老二十八載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益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

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

論衡卷二 漢 王充 撰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

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顔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顔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轍所致火所不燔俗

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適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

觸者爲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

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

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

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遇為人用

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絶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

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

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

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

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禀性軟
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
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禀猶性所禀之氣得衆星
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
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
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禀氣而
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
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

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

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顔淵伯牛之徒一有

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

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

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
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
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
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
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
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
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
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禄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胷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劒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禄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塡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禄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

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録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禄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禄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

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柈杅

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盌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

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一有食則見字）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

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

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蠒蠒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輙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

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輙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郤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

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禀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橐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

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壞稟生人

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易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令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

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

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

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

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寛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而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

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閭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

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

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劒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

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

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馬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鮌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

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却無所畏

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宫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

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遏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櫱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

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畆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

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葢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禀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黄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

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母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

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銜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

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姙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

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没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䇿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内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

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晳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

長短與拜去壁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
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
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
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
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
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
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
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

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卧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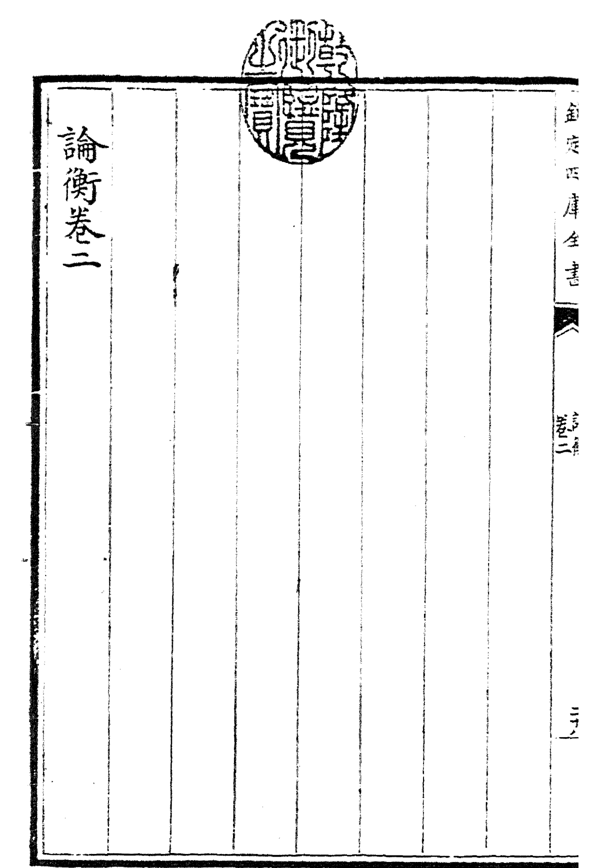
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劒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劒加高祖之上項伯輙以身覆高祖之身劒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虵虵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葢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

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

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名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

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

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
基稟大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
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